

几个月前，我的新书出版了，想着给清泉寄一本，于是找她要地址。她给了一个安徽老家的人，却在内蒙古。如此看来，她已经离开了北京。

清泉是我的“学生”。每期写作班，她都会在不同的城市发来新作，活像一位游吟诗人。然而，追着她跑的，不是诗歌，而是生活。她做过代课教师，洗过车，修过脚，跑过保险，还当过保姆。50岁时，人间的苦已吃得七七八八，少女时的梦想却忽然来袭，按捺不下，于是决定写作。

当时是2018年，我刚好结束了编辑生涯，应邀到大学和出版社教写作，部分课程面向社会。第一份学员名单就让我开了眼界，更像一份职业大全：警察、医生、会计、程序员、心理咨询师、科研人员、育儿专家、数学老师……年龄最小的是初中生，最大的已年过七旬。清泉一年后加入，微信头像是一朵大大的牡丹。

起初，这阵势着实让我犯难：这课该怎么上呢？像这样年龄和职业差了这么多的班级，还是头一回见。于是我先当学生，在微信群里请教：大家为什么写作呢？未料，这个问题如水入油锅，炸开一片。有人想写家史，有人想写职业，有人为治愈，有人为激励备考的女儿，也有人为记下看过的风景，还有人什么也不为，只想证明“我来过”……

我从白天看到夜里，直至看出无数个大写的“我”，才意识到这片暗自萌发的生机背后，是个体表达的觉醒。过去，受制于

发表门槛和专业壁垒，我们很难读到这些文字，少数职业作家引导着大众的文艺生活。但问题是，个人经验和视角终究有限，哪怕是天才，也无法写尽一个外卖骑手洒了汤之后的惶恐。

大众写作借助纸媒的平台迎来一波高潮。但这仍不够，报刊版面再多，也容不下所有的笔。直至互联网发展，作者无须再借助铅字走向读者，只需一根网线、一部手机便可表达。素人写作就此兴起，无数普通人拿起笔，带来生活最前沿的叙述。它们既是作品，也是证据，共同记载当代大众的精神生活。

悟出“我”这个关键词，眼前这道新风景就清晰起来。此后很多个周末，我的线上课堂总是热闹非凡，有人在山间小旅馆，有人在油烟滚滚的厨房，有人在下班后的落日街头，还有人在摇着拨浪鼓的婴儿床边……

生活像一团麻，却总有人用力编织组织。清泉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的。她当时仍四处务工，知天命之年再执笔，不知道写什么，过去爱看的杂志也找不到了。

结束几个月的海南旅居，明天就要返回北方了。收拾好行装，我登上楼房顶层的露台，再看一眼已经无比熟悉的风景。

视野中没有遮挡，周边的山和海、田野和村庄、街道和房舍，尽收眼底。正是阳光明媚的下午时分，前方两公里外的大海，闪耀着翡翠般碧绿润泽的光亮。几条银白色的渡轮，正在驶向著名的旅游景点分界洲岛，海岛的轮廓连同码头上的灯塔清晰可见。

我的住房位于海南陵水香水湾的一个住宅小区里，一墙之隔，是一个海滨村子。10多年前的国庆假期，我来住过一周。从阳台上俯瞰，那时村子里大多是低矮的平房，墙壁和屋瓦被岁月和风雨侵蚀成了黛黑色。每天黎明时分，伴随着低沉浑厚的海浪声，是一片鸡鸣狗吠声。其后数年中我没有再来过，每次想起时，脑海里浮现出的都是这样的图景。

退休后，时间自由了，我也加入“候鸟”的行列，每年冬季都来住上几个月。第一次来时，因为与上次隔了较长时间，感觉变化明显，记忆中的那幅画面要重新描绘了。村子简陋老旧的平房，多数变成了三四层高的楼房，坚固气派，房主家自住一层，其他的用作店面或者开办成民宿。

小区外面那条连接附近几个村子的马路，原本很窄，路面也坑洼不平，如今已拓宽铺平，被命名为香水湾大道，两旁建起了很多家餐馆、超市、药店等等，日常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原来买东西要去10多公里外的县城，如今走在街上就可以解决了。

此后每一次来，都会发现一些变化。譬如小区内道路通向的一处海滩，多年中一直很僻静，前年来时，发现沙滩后面那几棵椰子树和木麻黄下，建起了咖啡屋和音乐吧，游客躺在沙滩椅上悠闲地观赏海景。去年来时，又看到旁边矗立起一家冲浪俱乐部的标识，海面上有不少年轻人的身影，划水、起乘、转向，滑水板追逐着银色的浪峰。

去年春节前，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全线开通，吸引了众多各地游客。两公里长的香水湾大道，也成为这条公路的一段，自驾游的车辆川流不息。

我观察过汽车牌照，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和直辖市，无一遗漏。有10天左右的时间，大街两旁热闹异常，饭馆座无虚席，水果摊上果实堆积，流光溢彩。楼下村子里的民宿，也住进了不少的游客。

相比之下，更多的变化是不动声色的。从前年开始，大街两边地面涂上停车线，以往无序停车的情况大为改观。每隔一段距离，就有一处充电桩，方便新能源汽车充电。街边的上百家水果摊、小吃店，搬进了规格统一的售货亭，原本拥挤的路面变通畅了。时常看到环卫工人蹲伏在地面上，仔细清除被嚼过吐出的槟榔渣造成的暗红色痕迹。这些都很容易被忽略，却显示了细微而确实的改变，一步步地，一点点地，变得更加有秩序和整洁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海边乡村，位于广袤国土的南端。置身其间，看到的也是它的日常生活，平淡无奇。但你会想到，眼前的一切并不孤单和遥远，它的烟火气息里有着整个时代的呼吸。

也有多年不曾变化的。楼房正下方村子边那一片草地，每天上午依然有成群的牛来吃草，每头牛的身边，都只有一只或几只白鹭陪伴。草地尽头的水塘，依然清水盈盈。牛吃饱喝足，从草地边矮墙的豁口处走出来，走过被椰子树和榕树遮盖的狭窄的村巷，走过分隔开小区和村子的长满火焰树的道路，然后转到香水湾大道上。它们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中间，旁若无人，成为游客眼中的一道风景。

我的目光离开辽阔的海面，转向左侧那一排高耸厚重的山岭。那便是海南岛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牛岭山脉。远远望去，山坡上林木葳蕤茂盛，浓郁的绿色中，点缀着一片片、一簇簇的猩红色，那是木棉花正在绽放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是木棉的盛花期。走在蜿蜒曲折的登山木栈道上，头顶上，高大的木棉树时常会有花朵坠落，落到旁边虬结盘曲的藤蔓上，落到脚下栈道的防腐木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噗嗤声。

我知道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还会登上这座叫作红角岭的山峰，走上那一条木栈道。那些硕大肥厚的木棉花瓣，也仍然会落在我身边和脚下。

鹰的成就是什么？它栖落枝头，洞悉一只野兔的行踪，这不算成就。它捕获了多少鸟禽，这不算成就。它见识过江河蜿蜒、森林广袤、原野辽阔、戈壁苍凉……这一点，它超越所有雀形目鸟类。这才是它的成就。

这成就也值得人类仰望。倘若安于现状，人类的见识不会比鹰更大。

鷺的目击者是关乐，他是我在辽宁凤城白旗镇的朋友，勤勉且见多识广。

春天，关乐在关家沟采药，不觉间走到一处悬崖。一对大型猛禽正在料理窝巢，听见脚步声猛地回过头。关乐没有轻举妄动，猛禽也没有飞走，双方对视良久。后来这对猛禽率先退出，从容飞下悬崖。关乐记住了大体特征——翅膀张开有胳膊那么长，腿粗壮，毛长。

我打开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鹰科的页面，请关乐识别。他凭借记忆对照，最终认为鷺

人生博物馆

叶伟民

的职业亲历、人与宠物、美食杂忆和都市传奇。

这就是当下素人写作的缩影，全是热腾腾的一手生活，还自带一份不期而至的惊喜。这些未经修饰的人生标本，正绕过传统书斋写作的套路和局限，带来新的个体表达和理解方式。

我批改他们的作品，更细品他们的经历。这些年，我有幸成为他们的第一读者，并帮点小忙，把这些“璞玉”打磨擦亮。时间长了，我感觉就像在游历一座人生博物馆，展品或许不够精致，甚至未必称得上作品，但它们活脱脱的，如微光，如星火。

最近一次联系清泉，她又到儿子家帮忙带孙子了，除了忙，还是忙。但她还在写，似乎唯有写，才能对抗人生的空虚。偶尔回老家喘口气，她还要教几个上学的小辈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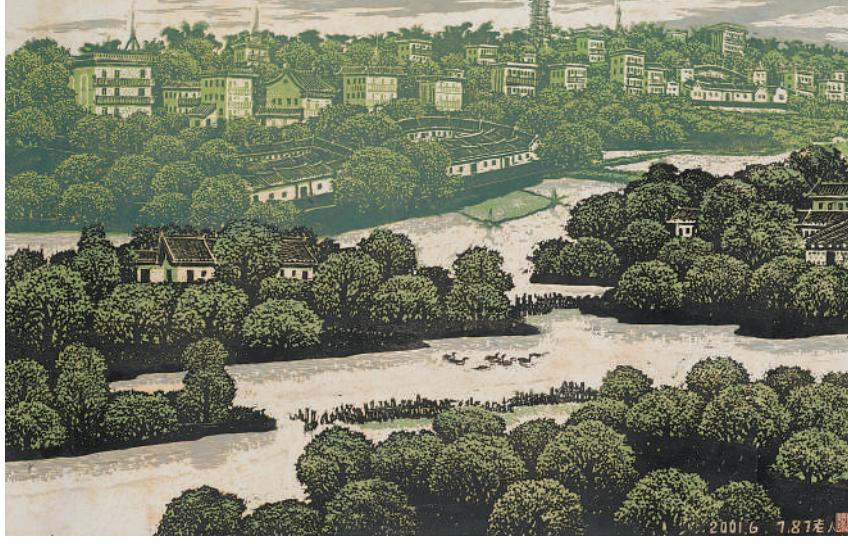
如此硬核的人生，我深深拜服，于是请她到我的课上分享，她有段话是这样说的——

“在人生的下半场，我想试着捡起学生时代的写作梦想。我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，写作从50岁开始……我知道因为能力所限，笔力微弱，写不出什么鸿篇巨制。我能写什么样，就写什么样吧。”



家
美
版画
村》
馆藏
春风吹绿客
罗映球，中国

大
地



临别一瞥

彭程

我观察过汽车牌照，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和直辖市，无一遗漏。有10天左右的时间，大街两旁热闹异常，饭馆座无虚席，水果摊上果实堆积，流光溢彩。楼下村子里的民宿，也住进了不少的游客。

相比之下，更多的变化是不动声色的。从前年开始，大街两边地面涂上停车线，以往无序停车的情况大为改观。每隔一段距离，就有一处充电桩，方便新能源汽车充电。街边的上百家水果摊、小吃店，搬进了规格统一的售货亭，原本拥挤的路面变通畅了。时常看到环卫工人蹲伏在地面上，仔细清除被嚼过吐出的槟榔渣造成的暗红色痕迹。这些都很容易被忽略，却显示了细微而确实的改变，一步一步地，一点点地，变得更有秩序和整洁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海边乡村，位于广袤国土的南端。置身其间，看到的也是它的日常生活，平淡无奇。但你会想到，眼前的一切并不孤单和遥远，它的烟火气息里有着整个时代的呼吸。

也有多年不曾变化的。楼房正下方村子边那一片草地，每天上午依然有成群的牛来吃草，每头牛的身边，都只有一只或几只白鹭陪伴。草地尽头的水塘，依然清水盈盈。牛吃饱喝足，从草地边矮墙的豁口处走出来，走过被椰子树和榕树遮盖的狭窄的村巷，走过分隔开小区和村子的长满火焰树的道路，然后转到香水湾大道上。它们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中间，旁若无人，成为游客眼中的一道风景。

我的目光离开辽阔的海面，转向左侧那一排高耸厚重的山岭。那便是海南岛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牛岭山脉。远远望去，山坡上林木葳蕤茂盛，浓郁的绿色中，点缀着一片片、一簇簇的猩红色，那是木棉花正在绽放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是木棉的盛花期。走在蜿蜒曲折的登山木栈道上，头顶上，高大的木棉树时常会有花朵坠落，落到旁边虬结盘曲的藤蔓上，落到脚下栈道的防腐木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噗嗤声。

我知道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还会登上这座叫作红角岭的山峰，走上那一条木栈道。那些硕大肥厚的木棉花瓣，也仍然会落在我身边和脚下。

今年是母亲的本命年。我要给她买红袜子红内衣，她说：“不用！我过了八个本命年了，从不曾穿红着绿的，还不是好好的！”说罢，她拍拍自己有些佝偻却依然硬朗的腰板。

每天，她4点就起床，先烧壶开水，再去洗漱。6点，她轻推我的房门：“要晨练，该起了！”比闹钟还准时。

我蹲在门口穿鞋，她拎着布袋站在我身边。布袋里，有防晒帽、水杯、拉力带、小哑铃，还有擦汗的毛巾，她一样不落。

晨练回来，她拦在卫生间门口：“先擦擦汗，坐下来歇一会儿，大汗后马上洗澡不好！”

洗澡后，发现换下的衣服不知所踪。阳台上传来洗刷刷的声音。

“你咋又洗上了？放洗衣机洗好了！”我着急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：“天天换的衣服，我还能洗不干净吗？用什么洗衣机，浪费！”

“快去吃饭，早餐该凉了！”她提醒。餐桌上，摆着我的减肥餐——蒸玉米、热牛奶、煮鸡蛋，还有蔬菜和水果。

每次我去上课，她早早杵在衣柜前：“灰西装配蓝衬衫，要么碎花裙搭白开衫，别穿得灰扑扑的，没点精气神！”下班回到家，一锅萝卜骨头汤已在厨房里，不冷不热，正好入口。“讲课最费嗓子，快喝点润润。”她催促着。

超市工作人员都认识她。她拎着布包逡巡货架，对着价签眯眼端详半天，然后掏出老年机：“囡，那人说用鸭梨还是雪梨？”我咳嗽，她不知从哪里得了偏方，梨炖款冬能止咳，于是直奔超市。

我知道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还会登上这座叫作红角岭的山峰，走上那一条木栈道。那些硕大肥厚的木棉花瓣，也仍然会落在我身边和脚下。

冰箱门上，贴着她自创的“象形文字备忘录”。

今年是母亲的本命年。我要给她买红袜子红内衣，她说：“不用！我过了八个本命年了，从不曾穿红着绿的，还不是好好的！”说罢，她拍拍自己有些佝偻却依然硬朗的腰板。

每天，她4点就起床，先烧壶开水，再去洗漱。6点，她轻推我的房门：“要晨练，该起了！”比闹钟还准时。

我蹲在门口穿鞋，她拎着布袋站在我身边。布袋里，有防晒帽、水杯、拉力带、小哑铃，还有擦汗的毛巾，她一样不落。

晨练回来，她拦在卫生间门口：“先擦擦汗，坐下来歇一会儿，大汗后马上洗澡不好！”

洗澡后，发现换下的衣服不知所踪。阳台上传来洗刷刷的声音。

“你咋又洗上了？放洗衣机洗好了！”我着急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：“天天换的衣服，我还能洗不干净吗？用什么洗衣机，浪费！”

“快去吃饭，早餐该凉了！”她提醒。餐桌上，摆着我的减肥餐——蒸玉米、热牛奶、煮鸡蛋，还有蔬菜和水果。

每次我去上课，她早早杵在衣柜前：“灰西装配蓝衬衫，要么碎花裙搭白开衫，别穿得灰扑扑的，没点精气神！”下班回到家，一锅萝卜骨头汤已在厨房里，不冷不热，正好入口。“讲课最费嗓子，快喝点润润。”她催促着。

超市工作人员都认识她。她拎着布包逡巡货架，对着价签眯眼端详半天，然后掏出老年机：“囡，那人说用鸭梨还是雪梨？”我咳嗽，她不知从哪里得了偏方，梨炖款冬能止咳，于是直奔超市。

我知道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还会登上这座叫作红角岭的山峰，走上那一条木栈道。那些硕大肥厚的木棉花瓣，也仍然会落在我身边和脚下。

冰箱门上，贴着她自创的“象形文字备忘录”。

母爱手册

施立松

画三个圈圈代表还剩三颗鸡蛋，波浪线是该买鱼了，歪歪扭扭的草则表示老家菜园的韭菜可以割来包饺子了……

我嫌超市里的蔬菜不好吃，她就回两三公里外的老家去种，玉米、白萝卜、红薯、花菜，还有其他多种绿叶蔬菜。菜园里的作物总比别人早熟半个月。霜降未至，萝卜就顶着嫩绿缨子探出头；清明前后，别人刚播种苋菜，她种的已能摘来焯水凉拌。

菜种太多，吃不完，她让我拿去送同事送朋友。“不值几个钱，送来送去麻烦！”我不肯去。她生气：“这是钱的事吗？是健康，送健康！”

一天晨练回来，进门喊半天，没人应。原来她在阳台上剥豆子，坐在洗衣台上。我瞪目结舌：“你怎么坐上去的？”

“这有啥难的，手一撑就上来了呀！”她轻描淡写，“看看这红米豆，红玛瑙似的，等下煮给你吃！”

有段时间，家里的网络老掉线，叫师傅来修，师傅总也不来，让人甚是烦恼。有天从外面回来，看到她蹲在路由器前研究，吓得我赶紧阻拦。“电视上说这可能是‘接触不良’，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好了？我年轻时学过维修收音机呢！”她振振有词，“你不总笑我是你的‘95后’生活秘书吗？我这‘秘书’还称职吧！”

暮色爬上窗棂，夕阳的微光透过纱帘洒进来，她踮脚将我昨天带回来的讲座海报挂在书架前的身影，与40多年前在村小教室帮我挂手抄报的身影渐次重叠。

她用漫长的光阴写成一部母爱的操作手册，告诉我一个最朴素的道理——所谓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一直把你当成需要照顾的孩子，哪怕你已年过半百。



好妈？

在通往莫家村的公路两侧，它们常常站在电线上，打量着起伏的山峦和平坦的田野。

我无法了解它们的内心世界。与其它躁动不安的小雀们相比，它们给自己留够了观察和思考的时间。寻找食物和伙伴之余，它们肯在某个地方停下来，这难道可贵。

如果用望远镜仔细打量，有的是山斑鸠，有的是灰斑鸠。如果脖子两侧分布黑白斑点，那便是珠颈斑鸠。因为这片“珍珠”，它堪称最美的斑鸠。

三种斑鸠白旗镇都有，我常见到的是山斑鸠和珠颈斑鸠。我在曹家岭路边的林子三

次看见山斑鸠，每次都是单独一只，这说明它一直独居。它在林下百无聊赖地走着，还有一次在林下静立，望着公路上一名扛袋子的老人。

沿后街朝西走，能发现更多鸟。去年4月的一天，我发现了锡嘴雀。它的特征太明显了，大嘴。为了拖动那只大嘴，它的颈和头部不得不发育得比较粗壮。不过，它的嘴更粗壮，占据头部总重量的很大份额。

于是气质便显得厚道，很值得信赖的样子。如果委托一只鸟送两份文件到莫家村，我更愿意选老西子。我们不能把送信的任务都压在鸽子头上。

老西子是谁？老西子就是锡嘴雀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周舒艺

天高任鸟飞

薛涛

</div